

18岁的哨所18岁的兵

■梅世雄



5月21日凌晨3时许,我第三次登上了黑瞎子岛。

这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一片土地。驻守于此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官兵,每天把太阳迎进祖国。此刻,天边已泛起微光,再过几分钟,第一缕阳光就将跃出江面。哨楼上的灯光在夜色中像一颗星星,守望着这片最早迎来光明的土地。

战士们告诉我,哨所今年18岁了。

18年,足够一棵柞树从幼苗变得枝繁叶茂,也足够一座荒岛变成坚不可摧的哨所。而当18岁的哨所遇上18岁的兵,这场跨越时间的相遇,本身就写满了关于成长、关于选择、关于家国的答案。

列兵许传栋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站岗的情景。

那是今年初的一个凌晨。黑瞎子岛还沉睡在无边的墨色里,气温低至零下35摄氏度。上岗前,班长帮许传栋检查了好几遍着装——棉衣、棉裤、防寒面罩、棉手套、棉鞋,一样都不能少。可当他推开哨楼的门,还是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冷。他努力挺直腰板,想像老兵那样站得笔直,可身体不争气地微微发抖,牙齿“嗒嗒”直响。

时间像被冻住了一样。他不停地看表,可指针仿佛黏在了那里。他只能暗暗使劲,让脚趾在鞋里来回活动,保持血液循环。

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,又从深蓝变

成浅灰。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玫瑰红。许传栋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。他知道,太阳要出来了。

那抹玫瑰红越来越亮,像有人在天边点了一盏灯。终于,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,穿过哨楼的玻璃窗,照在许传栋的脸上。

许传栋站在哨位上,一动不动,眼眶却热了。这一刻,他站在祖国的最东端,迎着第一缕阳光,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。

许传栋的第一次巡逻,赶上了黑瞎子岛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。队伍刚走出营区,风就卷着雪片迎面扑来。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队伍后面,每走一步都要把腿从雪里拔出来,再踩进下一个雪坑。突然,他脚下一滑,整个人栽进了雪窝里,挣扎了好几下都没爬起来。班长回头一把拽住他的背包带:“起来!”他咬着牙,终于从雪窝里爬了出来。

“还有多远?”他喘着粗气问。“不远了。”班长说。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,队伍终于停下来了。班长蹲下身子,用手套拂去一块石碑上的积雪,“中国”两个鲜红的大字露了出来。

班长把蘸满红漆的毛笔递到他手里。他一笔一画地认真描红,感到手中的笔仿佛有千斤重。那一刻,所有的寒冷、疲惫,都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取代了。

比许传栋还小2个月的田崇战,同样对自己的第一次巡逻刻骨铭心。这个2025年考上青岛理工大学的山东小伙,选择保留学籍参军入伍。他说:“如果读完大学再去,我怕自己就没这个勇气了。”

暴风雪中,他跟在队伍最后面,好几次被风吹得站不稳。班长在前面喊:“跟上!”他咬着牙,一步一步往前挪。当终

于看到界碑上那抹鲜红时,他忽然觉得,所有辛苦都值得了。

筋骨上的磨砺不算什么,田崇战觉得,心灵上的考验才最难熬。去年除夕,连队组织放烟花。五彩的光在夜空中绽放,映在雪地上格外好看。战友们笑着、闹着,有人喊“春节快乐”,有人用手机录视频发给家人。田崇战站在人群里,看着漫天的烟花,忽然鼻子一酸。往年这个时候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,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。如今,自己身边都是刚认识不久的战友,而爸妈守着冷冷清清的家,心里肯定也不好受。想到这里,他的眼泪差点儿就涌了出来。

忽然,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头。班长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,他慌忙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。令他意外的是,班长一句话也没有说,只是默默地陪他,望着夜空中一朵朵绽放的烟花。那天晚上回到宿舍,他看见自己床头放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,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:“崇战,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馅的饺子,你尝尝是不是山东味儿。”

他咬了一口。有点像妈妈包的,又不完全像。但他觉得,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碗饺子。

在许传栋和田崇战之外,还有更多18岁的青春正在这座岛上悄然绽放。

四川小伙王桢豪刚来时,给自己定了倒计时——“熬过这两年赶紧走”。他自己也说不清,从哪天起想法发生了改变。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:“当个人成长和祖国安宁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,我感到无上光荣。”于是,“留下来”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。

当被授予“东极卫士”编号那一刻,来自福建的阮承凯心跳如鼓:“这个编号会一直延续下去,但第600号永远是我。”

谢飞扬入伍前喜欢打游戏,是连队学习室每晚亮到深夜的灯光让他慢慢静下了心。如今,他已经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。

这群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,但在东极哨所,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东极哨兵。

5月21日,黑瞎子岛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3时15分。天边刚露出一线玫瑰红,全连官兵已整齐列队。第一缕阳光跃出江面时,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。

哨所资历最老的兵——一级上士雷辉站在队列的第一排。18年前,他就是站在同样的位置,参加了岛上第一次升旗仪式。如今,他的身边站着一群18岁的年轻人。阳光照在老兵和新兵的脸上——老兵的脸上沉淀着18年风霜刻下的坚毅,新兵的脸上则绽放着18岁青春特有的朝气。

哨所西面,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柞树林。那是连队的“人才林”,优秀士兵可以在里面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柞树。雷辉当年种下的那棵树,如今已是枝繁叶茂。新兵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树,但他们知道,总有一天,他们也会在这里种下一棵。

田崇战说,自己服役期满后,将回大学继续读书,读完书还要来当兵。许传栋说,他想当班长,去带下一茬新兵。王桢豪说,他想成为雷班长那样的技术尖子。阮承凯说,他要对得起“600号”这个编号……

有人说,边关是青春的一道考题。站在黑瞎子岛的第一缕阳光下,这群18岁的年轻人,用他们的选择写下了自己的答案——

守国守边亦守家,国安家安亦心安。这就是东极哨兵的回答。



长征

第6732期

陕北的夜(油画)
赛 鸿作

记忆

夕阳下,武警淄博支队某中队的老营房静静矗立。它建于上世纪80年代,斑驳的墙皮、磨光的门槛、深深的砖缝,无声承载着数代官兵的光荣、梦想与汗水。而今,官兵即将告别它,搬入新的营房。

缓步行走在营区,我的目光掠过哨位、操场、菜园、宿舍……角角落落里沉淀的忠诚、拼搏、情谊与家的暖意,让我眼前渐渐朦胧。

轻轻推开荣誉室房门,中队的辉煌历史扑面而来。奖牌、奖状、奖杯琳琅满目。展柜内,一把锈迹斑斑的锄头,裹挟着岁月,将我的思绪拽回40年前。

当时,中队建设面临资金紧张的巨大困难。为节省成本,全体官兵齐心协力平整土地、运砖头、搬沙子、抹水泥……烈日当空,尘土弥漫,汗水浸透衣衫,凝结成片片盐霜。靠着官兵的这股拼劲,营房在短短半年间拔地而起。主体落成后,官兵又挥起锄头,开荒垦地、垒墙育苗,实现了瓜果蔬菜的自给自足。

不知不觉间,我走近了营门哨位,一把色泽灰暗的冲锋号映入眼帘。漫长的

时光里,它曾一次次迎着朝阳,将沉睡的营房唤醒;一次次提醒着规律作息,催促着厉兵秣马,召唤着冲锋陷阵……

如今,岁月虽让它褪尽了昔日的风采,中队仍将它郑重安放在战位旁。它时刻提醒着哨兵:提高警惕,保家卫国!

在四班宿舍,我见到了老班长孙志辉。提起搬迁,他感慨万分:“没通知搬时,总盼着住新营房。真到要搬了,心里又割舍不下这老地方。”

孙志辉回忆,刚下连时,中队条件艰苦,没通自来水,生活用水全靠水泵抽储。冬天烧水不易,热水金贵。班长胡旭广总是抢着用刺骨的冰水洗漱洒扫,把热水省给新兵。他那双粗粝的大手,手背上裂满了口子,看得人心疼。

胡班长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,班里缝补的活儿,大半落在他肩上。每次帮大家缝补衣物,他用舌尖轻舔线头,手

老营房

■龙嘉乐

指一捻一穿,接着便飞针走线,动作又快又稳。

想家是每个新兵最难熬的心事。有段时间就寝后,孙志辉夜里总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胡班长看在眼里,坐到床边对他说:“小孙,想家了吧?过几天,班长给你个惊喜。”几天后的一个清晨,饭堂前的草地上多了一块石头,上面刻着一个鲜红的“家”字。官兵纷纷围观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道:“昨天没见这里有石雕呀?”“这是谁刻的?”只有孙志辉,望着石头,喉头滚动,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晚风穿廊,几声低沉的犬吠传来。循声望去,在刻着“家”字的石头旁,一条老犬静静伏卧,身影与暮色融为一体。它叫“小贝”,已陪伴老营房十多年,服役岁月比许多现役官兵都长。当年,中队为加强执勤引入幼犬。初到营区,它好奇地四处奔跑,欢快雀跃。日子一天天

过去,小贝渐渐熟悉了自己的战位。无论酷暑寒冬,它总是紧随官兵脚步,走向哨位。

使命完成,小贝光荣退役。官兵舍不得送走这位老战友,便将它留在营中照料。如今它双目失明,步履蹒跚,不再奔跑,常默默伏在大舍。或许,它已忘记了过去一茬茬官兵的模样,但那再熟悉不过的“兵味”和响亮的呼号声时刻提醒它,家依然是那个“家”,兵依然是那群“兵”。

伴随部队建设的发展,老营房已难以支撑部队任务与官兵所需。深思熟虑后,支队作出了建设新营房的决定。

晚风拂过,白杨树在头顶细碎作响,似在低语告别。行至营门,我停步回望。老营房的轮廓一点一点融入暮色,万籁俱寂,唯有最近的哨位上,一个年轻的身影,站得笔直……

人在军旅

事情并不大。我从楼里开完会出来,远远看见哨位上站着几个人,有的在擦岗亭玻璃,有的就那么杵在一旁。哨位应该保持严肃有序,人又多,看着就有些杂乱。我快步走过去,拍了拍中士王仕龙的肩,压低声音说:“不干活儿,就到屋里去吧。”

“班长,我刚干完活儿。”他声音不大,却很认真。

我一愣。他手上还带着灰,袖口湿了一片。我这才反应过来——他不是偷懒,是刚擦完玻璃,还没来得及离开。

那一刻,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我差点又犯了那个老毛病——没有等他把话说完。

这个毛病,我当班长第一年就开始犯。那是20多年前的一个冬夜。我查完哨,路过锅炉房,远远看见新兵陈康蹲在墙角,两手插在大衣袖筒里,脑袋低垂着。我的火气“噌”就上来了。

我走过去,踢了踢他的鞋:“陈康!烧锅炉严禁睡觉,你为啥有令不行!”

他猛地抬头,眼睛通红,嘴唇干裂出几道血口子,张了张嘴,却没出声。

我更来气了:“问你话呢!”

“班长……我在烧锅炉呢。”他扶着墙慢慢站起来,身子晃了晃,“刚才……有点晕。”

这时,听到动静指导员推门走了进来。他蹲下身,看着陈康的眼睛,轻声问:“怎么了?不舒服吗?”

陈康告诉指导员,自己感冒发烧,刚顶了一班岗,接着又来烧锅炉,实在撑不住了,才蹲在墙角歇口气。

指导员站起身,看了我一眼,只说了句:“带兵人,什么事下结论之前,先等他把话说完。”

那晚,指导员把陈康换回去休息了。锅炉房里只剩下炉火噼里啪啦地响,我和指导员相对无言。回到宿舍,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多想回到几小时前,蹲下来问他一句:“怎么了?”可我说出口的,偏偏是最伤人的那句。

也就是从那一晚起,我给自己立了条规矩:看见什么,别急着张嘴,先把话听完。

可没过几个月,我又犯“病”了。7月的长白山,天说变就变。我们在林间搞战术训练,瓢泼大雨说下就下。所有人泡在泥水里摸爬滚打,浑身湿透了。集合准备带回时,我们忽然发现上等兵李镇军不见了。

我们在雨中转着圈大声呼喊他的名字,没有回音。刚下令分头寻找,就见他林子另一边跑了回来,怀里鼓鼓囊囊的,迷彩服上糊满了泥浆。

“跑哪儿去了?为什么擅自离队?”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。

他浑身发抖,嘴唇发紫,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:“班长,刚才看到有只小孢子陷进沼泽了,我把它救了出来。”

他解开衣服,怀里包着一只湿漉漉的小孢子。李镇军牙齿直打颤,说话都在哆嗦。

我愣在原地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那天晚上点名,我当着全排的面给李镇军道歉。台下安静了片刻,不知谁带头鼓起了掌。

打那以后,我本以为自己的“耳朵”已经打开了——说不上灵敏,至少不再堵着。可人的惯性,就像长白山压了半年的冰层——你以为化开了,底下的冻土还硬着。

两年后的一个开春,上级组织战备拉练。排长带着我们几个骨干研究行军路线。有个上等兵叫刘洋,平时闷声不响,所以当他突然举手说要发言时,大家都有点惊讶。

等他把话说完

■蒋德红

“我觉得咱们选的这条路,过了34号界碑那段沟,雪化的时候容易有暗河。去年我跟班长巡逻时,就踩塌过一次。”

当时正急着敲定方案,我没细想就说:“地图上标注的是硬质路面,哪来的暗河?”

我好像看到刘洋张了张嘴,又把话咽回去了。

拉练那天,果然出了状况。我带头走在前面。刚过34号界碑没多远,脚下冰面吱嘎作响,没走两步,我一脚踩空掉了下去,身后的战友一把拉住我。原来,那片洼地常年被雨水冲刷,形成了一条半米深的河沟——上面是冰,下面是暗河。

战友们合力把我拽上来。我的裤子湿透了,靴子里灌满了水,一转眼就冻得硬邦邦的。这时,我想起刘洋那句话,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——他明明已经把话说出来了,是我亲手把耳朵给堵上的。

回去以后,我找到刘洋说:“这是我不对。以后有什么想法,你一定让我听完。”

刘洋也低着头,小声说:“班长,我也没坚持说。以后我一定说到您听完为止。”

我俩都笑了。

当班长这20多年,我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:战士的心不是铜墙铁壁,你肯蹲下来听,它就敞开了。如今,我的每个记事本的扉页上,都写着6个字:等他把话说完。

这6个字,比任何带兵手册都管用。因为你不知道:那个蹲在锅炉房的新兵,可能正发着高烧;那个从林子里跑回来的兵,怀里可能抱着一条小生命;那个闷声不响的兵,嘴里可能藏着一张行军图的秘密。

等他把话说完,我听到了战士的心声话。

等他把话说完,我也看清了自己的缺点。

清河口

■崔吉俊

都说这里是万年的黑戈壁
战士们却称它清河口
梦里看到花开
心中听到水流

清流流淌在操练的队列中
飞沙隐遁,唯有战歌高吼
花儿红透成边岁月
四季飘香,无论冬夏春秋

不信,你走进清河口的营盘
春风定会牵住你的衣袖
战士的脚步踏碎千顷黄沙
一定要相信
春风化雨的日子不会太久

春水涌潮的那一天
闲来岸边观花,河口插柳
春风拂过钢枪的日子
吹得大地抖擞,人更抖擞

清河口是青春的花园
心灵在这里吐秀,山河也会吐秀
清河口是一片精神高地
战士尽展风流,大地也展风流